

音註韓文公文集

十三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一作其家求書得書號魁

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一無字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

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一無字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

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

七百又一作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

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洪曰國史譜云元和

韓愈學澀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襲觀

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太奇澀矣本朝王晟劉悅皆為之

注解如瑤羅碧激鬼眼須耳等語前人所未道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

必具海舍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

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

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

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

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一無出字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

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

諫議大夫命且日有下遂病以一作卒年若干紹述諱宗

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

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

無所不學於辭於一作殼夫得一有地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

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其字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一作賊一作後皆指前

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又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



杏四十八小三二 韓文三十四



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

躅 厨玉切軌範也前漢伏周孔之軌躅

### 唐故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邠薄經切字某生會之後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

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淮陽生景融一作長

陽王淮陽王生景融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

岌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

岌為蜀州晉原尉生公未晬祖對切子生一歲說文周年也以卒無家母

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

不復與羣兒戲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

不名焉人年十四五一無能聞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

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浸傳之聞

一作諸父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

橫從無難諸父悲喜顧語一作羣子弟曰吾有為汝得師

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貢外尉選魯公真卿第其所試

文為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

以書判拔萃選為萬年尉為華朝化切州錄事參軍爭事於

刺史去官為陸渾音竟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拜南鄭令

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斬其

庭中人曰令辱我一再有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

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

有為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

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

慶元年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



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暉有功中宗時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激郎音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漣洗上音產下音光潘皆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予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其祀

唐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二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

大五·小二十四

韓文三十四

二

劉子干

以君還之乃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母侮辱轢音歷感我事無罪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一作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與鴟同鴟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皆惡其言不忍聞且盧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座倚屬切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音連使請於其帥馬僕射



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寶者使以幣請  
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音傳歸其  
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  
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以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  
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其飲食而匕筋進一有養字  
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穀齧餌之藥其物多空至月雄黃  
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  
家貧妻子嘗有飢色祖踐某官父休某官妻韓氏禮部郎  
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  
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群女效其所為男若  
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

音揭又築

也噎

一結音於

大田十七小五二

韓氏之三

四

九三

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

不折缺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

音列廣韻

也自申于闇明

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

音咀切廣韻

唐故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瓊贈禮部尚書

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別

駕夫人年若干嫁法曹一作范陽盧府君一本并有府君二字諱貽有文

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卒先夫人夫人生能配其賢

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貞元十

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一作

八月某日附音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

昌黎韓愈為其一作誌銘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一作生夫人

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享乃一作及于行克一作姬

匹請德門肅其禮容一作禮儀一作禮儀裕其為仁法曹之終諸子

實幼學音瓊獨也楚辭夫何榮獨而不予聽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

穀彌邵一作既克其家厥問愈邵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

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力危切一作外孫有攜戶圭切

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

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為儔刻銘

寘一作誌墓以贊碩休

唐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

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

大和四年八月九日韓文三十四

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詞曰

由梁一作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

淵矣矣至于貝州凡五一作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

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姊一作如事其姑其

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一作於民將去

官民相率謹誨胡瓜切又音花手瓦石一有胥一作其一無出擊

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

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

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刺

史至加禮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日翺既遷貝州君之

喪于一有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

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壙于九月辛酉破驗于丁卯人謂



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一無世仕不一有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朝其孫也有道而甚文一有於是乎在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牽梓昨沒之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秦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十一一作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耶茲命也耶

唐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太學博士頓丘李干

一作于下同

余兄孫壻也年四十八長慶

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干以進士為鄂岳從事遇方士柳賁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以物一無以物字按中為空寶以水銀蓋封四際



燒為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一有相字聞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子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一作茵席一有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音奇舟名楚謂大船曰舸吳志勃船人更增舸贊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有一作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之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及金吾以柳賁得罪食賁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誠者也斲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

盧渾墓誌銘

前汝父母右汝弟兄汝從之居視汝如生汝遷于居兮日月之良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

唐故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為桂州刺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為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上音經詩至于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女箭切廣韻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男曰家女曰都皆幼初君樂號之士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于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蓋歸有時洪曰疑有闕文

四門博士周况妻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况妻韓氏諱好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俞娶趙氏生二女三男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一有弟字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孳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况况進士家世儒



者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  
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  
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葬長安城南鳳樓原其從父一有弟字  
愈於時為中書舍人為銘曰  
夫喪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相王滂父老成厚護以文為  
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為人  
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  
居舍人後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一作式滂既兄弟二  
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  
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為文詞一且奇偉驟

快四十五

韓滂墓誌

二

辛

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耶退大喜謂其兄湘曰  
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為見今公羽言乃然可以為賀羣輩  
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於為人亦然既數日一作  
月得疾以卒年十九矣吾與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  
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有字里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耶一作天固生之耶偶自生耶天殺之耶其偶自死  
耶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孥墳銘

女孥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少為秋官言佛  
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  
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南海揭其音切  
陽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孥



年十二在病一作病既驚痛與其父訣音父與致走

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曾峯驛即座併道南山下

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莫浦切又易棺衾歸女

孥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而葬之女孥死當元和之

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

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水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

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夫人最長法曹

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宰相林愷曾姪孫出郟氏

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

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

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一作歸得

其家九子一母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伴身茲其奈何

刻銘墓石以告觀者

乳母墓誌銘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具為韓氏家乳其兒愈愈生未再

周月孤失怙恃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

見其所乳兒愈愈舉進士第麻佐汴徐軍入朝為御史國子

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受

慶賀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

八日病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

八日病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



切封且刻其誌辭一作于石納諸墓爲銘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多  
十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雜文

塵破硯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  
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  
于褒谷間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  
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  
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音歷異

毛穎傳洪曰退之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怪子以為  
子虛烏有之比其流出於莊周寓言舊史  
云愈作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  
者矣天下識者固少而舊史所見如此可發一笑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眎與視同禮  
記兔曰明眎佐禹治東方土

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  
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醜辰

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怕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  
遂隱不仕一有或字云居東郭者號東郭一無上曰魏且倫切  
魏兔戰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奴與宋  
徒音鵠說文  
宋良犬也謀而殺之戰國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  
也東郭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

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一有右庶長與軍尉以連  
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

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缺音史足附音場泉  
缺賦伏似虎缺居獨

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



園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呂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

五十一小三十一

昌之三六

二

宋

處必借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暮畫暮書一作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而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與一無與字卒見任使一作始以俘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音酬以言答之後勞以老見



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舊本無革華傳歐陽公始錄之

下邳貧悲切縣名史記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

捷居度切郡名為皇帝時以力見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

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

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

而加一無而任使焉華公驥息尺由切說文牛生五年龍襄先

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

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驥因引重

一云引至太行胡郎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輟轅上音還下

左氏使條之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

派分離散在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

封華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為性堅勁屈強上瞿

下居亮切又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

加裁割焉會大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

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字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

綬一有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在上左右足

矣及獻之果然華為人善履道一作別威儀進止趨路

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擊毬射御及交賓接賢

禮神祭祀未嘗不召華俱往伏事上久之因病或開口論

議洩露密旨上繇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

十奴等一本有令字恐非上既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

納之然亦不甚見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與

焉頃之上見其字顏色顛頓上音樵衰備蒲拜失度上咨

其字顏色顛頓上音樵衰備蒲拜失度上咨



嗟二字無此曰下邳侯老而憊二字無上不任吾事今棄子一有於

字不復召子矣遂棄之字有而終華無子一作息其繼者族人

焉太史公曰華氏之先皮姓一云華氏之軒轅時蒼頡

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殼於革故從革焉初革自

胡而來為趙武靈王見重後子孫盛於中國漢書功臣表

有煮棗侯革朱者即其後也

送窮文

洪曰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類項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為窮子其後

正月晦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

糜正月晦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

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與揚子雲逐貧賦大意相類蓋古人作文皆有所祖述如同

馬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老社云逆相祖迷復先誰長卿子美豈剽竊前人者耶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一本云使結柳作車

三九七小子九四

昌文三六

四

宏

縛草為船載糗去義切又丘救切熬米爾輿振牛繫軛下

引帆上檣音牆風柱也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

矣鄙人不敢問所途躬具船與車備載糗糧音張糧也詩

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戶圭切朋挈禱

去故就新駕塵曠音霍又廓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

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殼若

嘯若啼若呼覓切皮骨相離殼莊欬切憂音嬰毛髮盡

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父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

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

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

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大學四年朝齏

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



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糲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儕子苟備知可數已不甫鳩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一作由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儔朋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換力結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一名曰智窮矯矯居天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於決抉於決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憂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為吾五

四八八三三四

百八三二六

五

只

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

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洪曰魏王思為大司農性急

復來思怒逐蠅不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上音跟下音

梁音偃什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

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下八小黠切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

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

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

子誰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予一作不信請質詩

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 鰐魚文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州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鰐魚食而告



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網繩獨測角切刺也莊子

刃列一本作刃旅際切也樹一本作獨持獨切木名大

葉似柳而赤二者皆非獨初朝切莊子冬則獨鼈于

江言刺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

鼈也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

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鰐魚之涵淹郊育於此亦固其

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

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

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鰐魚其不可與刺史

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鰐魚睥何

切出目貌左然不安谿潭據一有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

氏睥其目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

安肯為鰐魚低首下中洪曰舊作下中中身也記曰心代

心代恐貌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

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鰐魚辯鰐魚有知其聽

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容

歸以生以食鰐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鰐魚約盡三日其

率醜類南徒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

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

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

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徒以避之與冥頑不

靈一有字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

毒矢以與鰐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徙

徙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狀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使置  
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左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  
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既以  
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

大正

韓文三十一

蔣

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  
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  
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  
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  
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迴紇下沒切回紇古匈奴立  
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迴紇之人來  
曰唐之復土疆取迴紇力焉約我為市馬馬既入而歸我  
賄不足我於使人乎一作辛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為之  
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一有與爾為市而字  
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五一無至一有五字數切皮而  
歸資邊吏請致詰切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



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自迴統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統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正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材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胡化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迴統之師助亂人心大恐公旣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

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以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平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一無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於一有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結其詞忠其容



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  
衛大將軍由大金五呂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  
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  
帝三王之道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  
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  
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  
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  
於上前者不記一作已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  
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  
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  
百執事在庭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叅攝  
中書令當傳詔辭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  
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  
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  
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  
上語移時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  
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  
東都畿汝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  
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  
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  
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厯來多兵事劉玄  
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一有政將二字無度  
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為節度使一年其將韓  
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



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郭三軍緣道謹嚴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音拱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爲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太和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不一無復不字

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寧卒驕不能禦則置心腹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淑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民一作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一作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



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  
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揚於陵來祭吊其子贈布帛米有  
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  
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  
洋洋有闕其郭闕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  
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其誰與安始公為  
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  
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  
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  
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  
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全浚全素全澥洪曰按  
董府君  
墓誌云公諱溪字惟深隴西第二子則浚當作溪又云其  
季弟齋問名於太史氏韓愈並無全字此云全道全素皆  
收四十九

上所賜名則全  
浚全澥誤矣

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

作郎全浚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一有為大理  
評事五字全澥為太

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

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穎等州觀察

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舍有士  
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遇愈  
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及嘗欲薦之於有  
一作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  
嘗不揜卷而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



自有家難述

張連切

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

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

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閤居宜切羈居宜切旅道路見王

公大貴一作人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

棄泥塗老死草野今宵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

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

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對為選首其言死不

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

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

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

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

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

快四九

昌文三十七

六

持

士為知己者死其不然乎

一本更有其不然乎四字一本只有不然乎一句

閤下

既已知矣生而愈復以矣生言於閤下者非為矣生謀也

感知己之難遇大閤下之德而憐矣生之心故因其行而

獻於左右焉謹狀

###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

傳皆曰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閤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停權

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

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

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

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

年雖早去歲大饘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饒

西



切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上音梗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大五  
小三十

昌文三十七

七

休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及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一作其間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一作室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途斃踣音音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有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復一作腹內洪曰唐史德宗十四年詔諸道州府



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  
榷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  
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  
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准六典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  
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大學  
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  
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  
子男子補充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  
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取上庠今聖道  
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  
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

大正七五

昌文三十七

八

辛

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產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  
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蔭者請牒送法  
司科罪緣今年舉期日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  
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  
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准新補人數量加支給  
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一作彙字某某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虜晉為趙氏晉  
亡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  
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闕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  
由是以馬為氏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  
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蒯令燕



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玉鈴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慙音遂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者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喜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大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栢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

追贈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夫人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敷音右清道率府曹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擬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  
於縣請罪勅云復仇殺人自一作固有彛典以其申寃請罪  
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  
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由是有此議右  
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  
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  
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  
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  
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上音升任也下所拒切計也選不可勝數未有非而  
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  
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

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文然執而行之  
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  
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  
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  
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  
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  
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  
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  
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  
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  
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  
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



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上倫為切後漢象羸弱不能收拾者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讎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 錢重物輕狀

右臣伏准御史臺牒准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為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僚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一有錢愈貴也今使出布之鄉租稅悉

大田二小共五

昌文三二七

二

十

以布出縣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絲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也到入願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昔銅過若干斤者鑄錢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五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及也四曰狀一作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



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  
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  
勅旨謹奏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表狀

為宰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其據切屬於庸品  
 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慙他典切醜手足失指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  
 文不足緣飾吏事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  
 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  
 薄薄迷切補於消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  
 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胡賦切鼎耳也  
易鼎黃耳金鉉  
 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

六甲三八八三三三

韓文

一

辰

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  
 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  
 致弊於寰海晷刻之悞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  
 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  
 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况今俊  
 又至多者碩威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  
 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一再有天下  
幸甚四字

為宰相賀雪表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  
 陛下深念黎氓莫耕切屢形詞旨神鑒昭達皇情感通春雲  
 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如羊切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  
 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



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齋和  
慙無效用觀斯慶澤實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二首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只傳必憑諸  
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  
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  
副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  
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  
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本推功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  
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  
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  
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

六百八十八

百八十八

二

勅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  
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  
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  
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  
玷一作實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  
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  
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緻有差誤聖明所鑒  
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  
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僮所論著尚未周詳臣  
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度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出官府廷乃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已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閑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復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旣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况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踣音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汚陋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宗登傳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



伏望博選行郎郎旁求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右今日某宜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昔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堤堦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殷侑右伏准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郎官御史在

城者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旁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又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右京兆尹李修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一作知寸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旨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某官某乙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旨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狀四十二

韓文三十八

五

文羊

舉錢徽自代狀

時為尚書刑部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呼韋切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五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眾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



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  
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

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

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

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

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

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弁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

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

文字暖鳥蓋切楚辭時暖暖其將罷注昏昧貌選味雖有

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

輕以屬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刻楚限刮羣茲掃灑

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

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

在成一作列儒宗文師磊切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

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

其據數所矩切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

陋顧貪恩待一作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

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

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慙羞戰怖普故切後

漢戰標之至

奏韓弘人事物狀

奉勅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

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旨

謹奏

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  
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抃  
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焚真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  
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  
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錫遂寄兼後漢縑帛  
資糧悉以與之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賜恩由上致利則臣歸  
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